

九反朝陽女

李藕堂 著



九反朝阳女

● 李藕堂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九反朝阳女

Jiufan Chaoyangnü

李蕙堂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100

责任编辑：宋加哲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164-4/I·152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

风雨夜在医巫闾山一座古庙，闪电中房上飘落下一个白衣女人。她倏忽不见，随后发现庙中盛京将军增祺爱妾的人头，竟不翼而飞。

那白衣女人，就是六合拳的首领、号称九反朝阳女的杨关月。她高举抗俄义旗，率领六合拳勇士，转战辽宁、吉林，冲破沙俄侵略大军和清兵的堵截、追杀，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沙俄的“黄俄罗斯”美梦。

可是，谁能想到，那个对杨关月海誓山盟、百依百顺的吕明坤，竟暗藏叵测之心，最终将她和六合拳队伍引上了一条绝路……

目 录

1. 古庙，在雷雨之夜·····	1
2. 九反朝阳女·····	9
3. 月照天柱峰·····	23
4. 救兵台·····	34
5. 智过边门·····	44
6. 迷人的黄俄罗斯之梦·····	57
7. 梦痴者的三封信·····	68
8. 月夜“满江红”·····	83
9. 三打兴龙地·····	97
10. 山月圆·····	131
11. 古陵上的格杀·····	158
12. 猫耳山上的十字架·····	172
13. 空城计·····	189
14. 洋伯乐选马·····	207
15. “二鬼子”欲仙·····	215
16. 失落的夜·····	219
17. 牵驴计·····	226
18. 沉渣·····	255
19. “神女”之难·····	272
20. 不该升起的灵旗·····	279
21. 边关月，好不寒彻·····	298

一、古庙，在雷雨之夜……

太阳刚刚落山，一团团黑云便翻卷着很快吞没了广宁（今北镇）的医巫闾山。闪电不时刺破云海，那炸雷也就时时在这雄据幽州的古老山峦间炸响，发出震天撼地的巨响，树木、石头砬子有的被拦腰截断，有的被迎顶劈开，空气里顿时飘来一股股硫磺味。接着大雨如注，雨丝象一根根鞭子，凶狠地抽打着山峦、树木、古庙，发出一片万马奔腾的呐喊……

一团团火球从天上漫游无定地跌落下来，在山脚下的广宁古庙发出巨响，御香殿里的蜡烛被震灭了。盛京将军增祺吓得跌坐在蒲团上，刚刚回过头来，移目殿外，便“呵呀”大叫一声，浑身抖成一团。四名挎刀的戈什忙上前搀扶，同时问道：“大帅，您怎么啦？”

增祺惊魂未定，双手颤抖地指着大殿被风刮开的大门说：“刚才电闪之中，我看见从顶上飘下来一个穿白衣裳的女人！”

“飘下来一个女人？”

陪同增祺的几个幕僚听了，望着大殿基座间冲出来的一束束微呈蓝色的火苗，吓得惊叫起来，那声音都走了调。

这座古庙，坐落在古镇广宁的城西五里外的医巫闾山。医巫闾山，雄峙在山海关东北，倚天万仞，峦岫灵奇。远在上古时期的虞舜时代，便被封为天下十二山，并以此山为幽州之镇。唐时，加封此山为广宁公。辽金时代加封王号。元朝大德年间封为贞德广宁王。到了明朝洪武时，又改封为神。从此，在这山脚下，修筑了这一座庞大的北镇庙。当时庙基宏大，建有御香殿、大殿、内香殿、更衣厅、寝宫、马神殿、大门和碑亭、牌坊。另外，左右还修了朝房、钟鼓楼、配殿和神库等高大建筑。远远望去，这北镇庙掩映在树木之中，宛如一座宫殿。

这庙因岁时祭祀，多年来香火不断。康熙曾亲自书写了“郁葱佳气”的匾额，高悬在山门之上，更增添了这山、这庙的显赫。雍正元年，清帝胤禛想到这山的灵气，是来自兴王之地的龙岗，便下旨将古庙又重修了七年，并亲自数次赋诗、绘松树图于这古庙里，使它越发的宏伟。尽管在光绪十八年时，又曾修葺过，但它毕竟有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使人一走进来，便立时有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再加上偌大一个庙宇，竟只有几个僧侣，更使这庙冷寂清虚，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在这雷雨之夜，则更显得阴森可怖，何况增祺又说从房上飘落下一个白衣女人，就更使人毛发倒竖、脊背发凉了。

“还愣什么？快给我搜查去！”增祺见幕僚们吓得长长

了脸，戈什们也变成了木偶定在那里，禁不住喊了起来。

“是！是！奴才们就去！”四个戈什连忙打千，刷地一声，抽出雪亮的钢刀，向殿外奔去。

四个亲兵走出了御香殿，增祺却又后悔了。他怕那白衣女人再出现在大殿里，可就没有亲兵护卫了。一想到这里，便吓得筛起糠来，上下牙磕得也发出响来。那些幕僚见封疆大吏如此，吓得更是举足无措，恨不得立时钻进御香案子下面去。他们晃动着的，在香火的微光中，真象是冥冥中的幽灵。

雷雨仍在肆虐，震耳欲聋。正当这些黑暗中的幽灵先后钻进香案底下时，四个亲兵跑进来了。他们找不到增祺，只好朝四下里大喊：“大帅！大帅！”

“喊什么？”增祺见戈什们喊得很慌张，知有急事，忘记此时是在香案下头，一着急竟抬头直腰，只听“哗啦”一声，虽未撞倒神案，却把案子上的御器全碰倒跌落在地上了。这要在平日里，可不是闹着玩的，是犯掉头之罪的。现在什么也顾不上了，增祺一面揉着碰起包的头，一面气哼哼地斥责。

亲兵们忙说：“大帅，白衣女人没找到。不过，当我们走到四夫人住的更衣厅时，听到四夫人凄厉的喊声。”

“四夫人怎么啦？”

“四夫人的住处，小人们不敢进去。”

正在这时，一个丫鬟披头散发地跑进殿内，大喊：“帅爷！不、不好了，不好了！”

增祺忙问：“出啥事啦？”

“帅爷，四夫人被人杀、杀死了！”

“真的吗？”

“小人不敢乱说。”

增祺听了，急得什么也不顾了，大步就往殿外走去。亲兵们赶紧狗撵鸭子般地跟了出去。

四夫人，是增祺在福建任上花了三千两银子买来的一个青楼女子。她岁数正在华年，生得娇怯怯的，白皙的瓜子脸上，长长的青黛下有一双撩人的杏核眼和温润的小小的口唇，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女。加上又弹得一手好琵琶，那神韵就分外的动人，应了那句“秀色可餐”了。这增祺有众多的妻妾，近年来独独与她形影不离，爱如掌上明珠。就是在匆匆忙忙从盛京逃出来时，也总是夜夜与她为伴，好言相劝，怕她惊吓成疾。今天夜里，他原想在这御香殿拜过从盛京带出来的圣容之后，便回到更衣厅与她同寝。万没想到，离开她才一个小时，她便被人刺死。他心中一阵刀刺般的疼痛，白胖的脸上，五官扭曲；加快了脚下的步子。

他跑到更衣厅，刚想推门而进，猛地想到这屋子不可轻易进去：万一刺客此时尚未离去，自己进去岂不受害？于是，他停下脚步，朝戈什们一挥手，两个戈什便握着雪亮的钢刀，喊了一声，冲进了屋子。

增祺耐心地等候。一直到那两个戈什出来禀告了屋内没有刺客时，他才放心走进了更衣厅。

这更衣厅，原是清帝北出榆关（今山海关）东巡时，祭奠北镇庙时的更衣之地。更衣厅虽有上好的摆设，却没有床帏。增祺从盛京匆匆逃出，来到这北镇古庙，寝宫他是断断不敢居住的，便在这更衣厅里放下了床帏，聊做了四夫人的

寝室。这寝室是用一个极为讲究的雕刻着各种花鸟的象牙屏风隔起来的，里面放着一堂红梨木家具，还点着一盏散发着红光的宫灯，给寝室增添了华贵的气氛。增祺望着柔柔的宫灯，心里涌起一股酸楚的对柔情蜜意的追忆，那泪水便涌了出来。

他看见了爱妻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便收步低头，不再向前走去。

一名戈什却没领会大帅的心情，竟向他报告：“大帅，四夫人的头咋没了？”

不错，床上赤裸的如夫人，确实没有头颅。增祺再也控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先是号啕大哭，然后，狠狠地打了那名戈什一记耳光，悲愤地大喊：“快给我去找！去找！”

戈什们答应一声，立即四下里去寻找。屋里屋外，墙角床下全找遍了，也没有人头。

正在这时，又一名戈什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怀里抱着一个布包，连连喊叫大帅。

增祺厉声叱责：“不懂礼仪的奴才，太放肆了！”

那个戈什吓得立时跪在地上，颤颤抖抖地禀道：“大帅，奴才刚才在外巡逻，发现大殿里有一个白衣女人。当我跑进去抓她时，那女人却不知去向了，只见御香案上有这个布包，奴才便抱了来回禀大帅。”

“快打开看看！”增祺说完，便向一边躲去。

布包打开了，竟是四夫人血淋淋的头颅！

众人惊叫起来。增祺却跑过去，抱起那颗人头，老泪纵横，唏嘘不已。

那名亲兵又说：“大帅，从布包里掉下一封信。”

“信？”

“对！是一封信。”

“打开念念！”

“是！”

用黄表纸写成的信，已经血迹斑斑了。但字迹尚很清楚。亲兵念道：

尔本封疆吏，
报国应废私。
八妖乱京都，
民皆起义师。
盛京妖未到，
尔便怯如鸡。
携妾弃城去，
误国一行尸。
今日算警告，
暂留尔首级。
尔若仍媚外，
休怪不客气。
尔妾是例证，
切勿失良机。
若问阿是谁？
九反朝阳女！

增祺听到这里，才知那白衣女人并非什么仙魔妖影，而正是自己曾朝思夕虑、执意要剪除的九反朝阳女，心中顿时如三九寒天里吞下一块冰砖，竟双手发抖，脸色也变得纸一样白，眼色十分的昏暗、呆滞。

狂风铺天盖地，呼呼做响。倾泻的暴雨，滚滚的雷鸣，淹没了整个医巫闾山。空中怪异的闪光，不时在庙外亮起，使人惊恐不安。这时，又有一名戈什跑进屋来，连连喊着：

“大帅，信！信！”增祺接过信，匆匆看了，猛地大叫一声：“来人！”

“喳！”亲兵威武地应着。

“速去一人，通知一队骑兵，做好出发的准备！”增祺说完，立刻放下如夫人的头颅和才看完的那封信，走出更衣厅，来到他的临时书房，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狼毫小楷笔，饱蘸浓墨，便在纸上刷刷地写了起来。写完之后，又亲自盖上官印，装进信套内封好，交给一名书吏，嘱咐道：“速去交给骑兵，定更时便出发。”

“去哪里？”

“盛京沙俄总司令官邸。”

那书吏接过书札，匆匆走了。

这时又有一名戈什进来，禀道：“大帅，夜宴已备办完毕，请示何时开宴？”

幕僚们仰天而嘘。

增祺却大声说：“本帅报效皇上，九死一生，如今身居封疆大吏，何惧这萑符小寇！夜宴届时只管开出，决不更改。”

一位幕僚胆怯地问：“这九反朝阳女不知走了没有？”

增祺笑着说：“诸位但请放心就是。本帅初到这十二山，诸多名胜掌故，还望诸位在席上多多赐教。”

“不敢！”“不敢！”幕僚们纷纷打躬。

亲兵给增祺披上了红斗篷。增祺向身边的幕僚一抱拳，喊了声：“请！”便大步走出更衣室……

二、九反朝阳女

定更时分，风雨早已止息。如水洗过的夜空，显得格外澄清、辽远。一弯晶莹的月儿，给北镇县城涂上一层淡淡的银辉，使夏夜幽静而荒凉。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似雨打芭蕉，似战鼓轻擂，蓦地打破了这古城的死寂，把一位女人给惊醒了。这青年女子，此时正歇息在古镇东关的一个小小客栈里。她被惊醒后，便即轻身外出，跃到一棵靠墙的槐树上，从密密的树叶中，向院外望去。只见一队骑马的人，已经从店前驰过，奔出了东门。她从这队骑马人训练有素的骑术上，断定这是一队着便衣的官兵。何况，当这队骑马者抵达城关时，守城门的官兵立即打开了城门放行，这也足证明他们是一队正在执行特殊紧急使命的官兵。

城门被重新关上了，那队骑马人的杂乱声便弱了下来，并渐渐消失，使夜又恢复了梦一般的沉静。但这位青年女子却陷入沉思，再无一丝睡意。她在想，俄兵尚未进盛京，身

为盛京将军的增祺便率文武官员、妻妾珠宝，仓皇出逃。官兵溃散，纷纷向山海关里逃去。为什么今天夜里，一小队便衣官兵竟深夜北去？而且行动诡秘，行色匆匆，他们是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她得不到答案。

但她决定了，要尾随追去，看个究竟。想到这儿，她跳下树，刚要去叫醒同来的伙伴吕明坤，谁知他早起来了，也在琢磨这事的怪诞。二人交谈了几句，便牵出来时骑的两匹马，叫醒店家，付了店钱，便直奔城门。她问他：“官兵能给咱开城门？”

吕明坤诡秘地一笑，说：“我有他家大帅的令箭，他敢不开？”

那女子奇怪地问：“哪来的令箭？”

吕明坤说：“在北镇大庙，顺手捞来一支。这不，现在派上用场了。”

她笑了。她笑他能深谋远虑，是个很有心计的男人。她由衷地高兴。

有这支令箭，守城官兵果然乖乖地给开了城门。他们走出城门，向只能听见马蹄微弱声响的官道，策马疾驰……

这女子是谁？

这青年女子叫杨关月，绰号九反朝阳女，曾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她是北京人，父亲原是京津一带小有名气的京戏武生演员，因演戏得罪了一个加入沙俄东正教的同行，弄得家破人亡，在杀了仇人之后，领着年仅八岁的小关月逃到了辽西大山里。杨关月从此在这辽西的大山里习武，生长。光绪

十六年，金丹道教农民、工人大起义，杨关月和她父亲参加了这支起义大军，屡立战功。后来，她父亲负伤被官军俘去，洋人传教士认出杨关月的父亲是当年杀害沙俄东正教传教士的要犯，解到京城，被沙俄东正教堂第九代驻华代表要去，用刀活活剐死在教堂里。

从此，仇视洋人的怒火，更加在杨关月的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金丹道教起义失败后，杨关月回到辽西，组织了六合拳。在盛京将军增祺赴任的那一年，六合拳横空出世，首战告捷，攻取了朝阳。接着东渡大凌河，攻占了义县、北镇，直逼新民府。盛京将军派出重兵捕剿，杨关月率师北上，在攻取阜新之后，又以凌厉之势，挥师南下再占朝阳。以后，又七进七出朝阳，极大地震撼了朝廷。从此，她被官兵呼为九反朝阳女，一闻其名，便惊恐万状，不战自溃。连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也心惊肉跳，三下懿旨，令速速捉拿，并说：“抓到这妞儿，是死是活，也得解进京里让我瞧瞧。我不信女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反帝的怒火燃烧到了盛京，杨关月也率千余六合拳勇士进了盛京。六月二十日后，义和团开始向盘踞在城内的外国侵略势力发起强大的攻势，很快就烧毁了内治门外和东门小河沿附近的教堂。接着，盛京义和团在首领刘喜禄、张海的率领下攻打天主教盛京总堂（即得胜门外天主教堂），杨关月奉命攻打沙俄盛京铁路公司大楼。

洋人发起了猛烈的炮火攻势，使赤手空拳的义和团勇士伤亡惨重。在这关键时刻，盛京将军增祺坐视不救，妄图让

“乱民”毁于洋人手中。幸亏副都统晋昌以微薄兵力增援，才使义和团攻下天主教堂，六合拳众火烧了沙俄的铁路公司大楼。

但是，蘸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监工维尔霍夫斯基却逃跑了。杨关月率众穷追不舍，终于在辽阳的太子河畔将他抓获，在义和团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处决了这个臭名远扬的罗刹。

义和团和六合拳的迅猛发展，增祺十分惊恐，却又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来因圣上有旨，不准剿团；二是时下义和团有数十万之众，他也惹不起。苦思之后，便想出一个绝招，以外省办团不力为借口，让晋昌把义和团分派到外省去办团，把义和团先后赶出了盛京。这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动侵华战争，派出五路大军向中国进犯，东北立即处在危亡之秋。旅顺口沙俄提督阿列克谢耶夫指挥沙俄第五军，很快占领了金州、熊岳、盖平。增祺得悉六合拳一千余众没有离开盛京，就立即让晋昌将他们调到营口去打沙俄军，目的很明显，是想借洋人吃掉九反朝阳女的起义队伍。此时的晋昌已完全看出了增祺的居心，便一口回绝了。他怕增祺再生枝节，加害这支义军，回到行辕，便派人请来杨关月，对她说：“督帅欲令你们去营口抵御沙俄，本都统念你们没有火器，只凭钢刀、长矛恐难以御敌，徒流血捐躯，故被我婉绝。如今之计，你们还是回到辽西遣散了吧！”

杨关月眯着半月型的大眼，摇摇头说：“当初我们举义，就是抗俄仇洋。如今沙俄来了，我们怎么能走？我们要上前线杀敌！”